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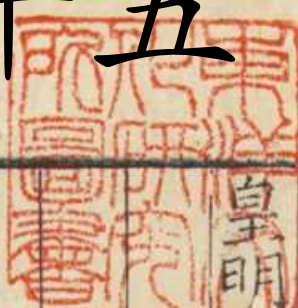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五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四  
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五

雜著

牛李維州事

胡廣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

自此蕃寇西川韋臯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搆西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如川上平涼阪萬

馬繼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平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臯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愒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温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

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  
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減一諒  
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  
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未樂夏人來爭喪  
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  
爲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  
之議未決折簡與吕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  
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侍之弊不然  
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  
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季布止伐匈奴

嘗爲書嫚吕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軍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以噲言爲然獨季布  
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  
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  
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謾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  
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将也故知用兵之利害  
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  
其爲利博哉史稱布爲賢將其或以此歎武帝時王恢建馬  
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  
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討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  
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百官

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  
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  
曰敕使及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  
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  
項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  
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  
恨楊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  
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  
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 陳平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請呂擅權欲危  
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賈曰何太尉深

相結為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具  
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之  
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決或思  
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  
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至諸呂豈亦賈策使  
平陽以計給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  
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  
安肯為平畫計乎

###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尊  
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勳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  
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者周之跡絕無一行之可舉其

有後又何也史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詹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掣令揚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其有後者蓋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摭其美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脩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蓋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張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孫鑿空西域啓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通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流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豈言其遠使詳於坤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蹇而為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貴耳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

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雋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襍虛偽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東坡祖黃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鬚髮雖折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叙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愧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

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爲私也湯武之迹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略舉其槩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爲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爲非聖人則曹操其鬼魅矣雖然曹操何足論以彧身爲漢臣爲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

易卦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及求其已則其應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爲在巳凶爲在人在人往而不應則歸神

於著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爲吉廼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繆當是時使太卜能去所兆在巳阻武帝不遣貳師則必無喪師降將之恥而卦爲可徵矣噫著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驚服威望大矣今爲渡河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遂良復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



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伏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  
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  
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  
羣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  
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  
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  
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  
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  
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  
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  
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鄴用陛下之策北鄙安  
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  
太宗必不從其言也范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爲賢使  
果爲悔過賞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爲此說者  
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怛故借此以樹仆碑撫其妻  
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斬然決絕於東征  
之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啓房玄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閨闈  
之疏乎由此觀之曷有悔過之實積釁蓄忿久而不解至于  
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小夷雖衰而中國之經費亦不  
可勝計矣何足補哉或曰太宗之思魏徵玄宗之思九齡事  
異而情同曰是不然玄宗之思九齡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  
魏徵蓋矯情耳

蕭何聽計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敕使使勞苦丞相何鮑

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五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彼天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或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其從其計上乃大說按何處危疑之地及及乎殆哉賴鮑生召平之言易危為安易疑為信不然則何之禍可立而待矣使韓淮陰有此二客則必不至於夷滅惜乎獻計以斬鍾離昧與夫蒯生三分天下之計皆不及此然則二客者亦豪士哉

### 韓信為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為

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栢直為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鬪乎始而問將繼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已而後動及其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有泚水之勝乎觀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伐其主宣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

文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唐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夾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廉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揆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揀又不得一書干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有寃受抑何由獲伸揆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崔錫

宋杜鎬博學有識為翰林侍讀學士時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其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鎬味之慘然不擇子弟啓諸鎬曰此非其露乃崔錫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繼有八喪廣謂其露者至和之所感也此為上瑞若人家有之矣亦崔錫之類耳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胡儼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援兄弟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做坡意為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場榜乃章也徒為之悵然方叔母嘆曰蘇公知貢舉五歲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真蹟今在南昌李士康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卽之手帖共為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黃書記

昔潘谷病日謁黃山谷山谷以囊墨詰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承晏軟劑也又探一囊曰此谷二十年來前作今亦不能為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邪谷曰非也熟之而已山谷遂書以贈谷字徑三寸餘筆皆戰掣法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輝然照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太書險勁飄逸尤為奇絕皆在友人胡思中家誠可寶也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璠龔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平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虞揭詩記

虞文靖公嘗作危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由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領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以唐

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集為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莫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茲事且曰後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喞然遂即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秘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夸草分署隔窻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為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逸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薩天錫詩記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履秋風江上採芙蓉盧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晉謝靈運詩勝隆大服而去此得之熊伯幾先生云

鐵柱詩記

豫章鐵柱宮井中鐵柱相傳爲晉許旌陽鎮蛟之柱歷代名賢多有題詠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晉萬事謾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應辭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鳧翁倚柱歌點石神方寧復得沉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彝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期劫外下騎黃鵠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爲旌陽之物故詩意皆設疑辭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虞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蕉樓畫角三弄記

嚴幼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蕉樓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其初弄曰爲

皇明文獻卷五十五 十三  
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  
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鳴者皆難字之  
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傲發也至  
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  
節樓迎以鼓角今州郡有樓以置鼓角必會府而後可非受  
方面之任而置鼓角皆僭也

寫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

諸才子侍虞公宿寫韻軒道士因出卷子求題公賦二律其  
一云翩翩似下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脩眉塵鏡掩  
窻中遺墨夜燈閑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班何啻  
浮雲相契合昏然餘跡謾人間其二曰仙人本自好樓居深  
下重簾寫韻書江上數峯千仞表峴中微露九次餘下方鍾

鼓塵初靜絕世文章事不虛最愛夜以涼天闕近綺窓留得玉  
蟾蜍題畢辛好禮諸人問曰西江吟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  
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不知其幾過皆不留題何也公  
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皆曰見公曰請與諸公誦  
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  
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  
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是後人所栽第三句第四  
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無限之意寓  
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  
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關機開  
闔於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  
可及是以不曾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

卷之五十五 十四  
蒼干首及一絕句余幼時能誦之今但記其三律與絕句耳  
其一曰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  
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盡角數聲商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  
南先有蛟龍窟恠得詩成急雨催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落  
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  
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  
說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曾青山不厭看空翠遠  
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  
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絕句云豫章城上  
滕王閣不見鳴鑿佩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  
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得之吳用中云  
上下四方記

洪容齋云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雖  
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  
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  
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  
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  
集經風任何處曰風任  
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答曰虛空  
任於至處又問至處復  
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  
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  
處所故一切諸處所所不攝故非數  
非稱故是故至處無有  
任處容齋以爲二家之說止於如此  
而已余嘗觀程子邵子  
問答有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  
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  
天地自相依附又朱子門人有問六  
合之外當時何物先生



曰人生天地間且只理會天地間事此語最善彼釋氏又有所謂水輪風輪之類亦幻語爾

元二辯

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克論衡恢國篇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為證謂元二為元年二年也遂自述在史館脩欽宗紀贊曰遭靖康元二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為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言嗚嗚論衡元二之間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間容齋偶夫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也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首句云守歲阿咸家注者云咸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鬪喧譁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政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晏貴盛與思遠兄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於此注者不考遂定為阿咸豈不知阮咸籍之姪亦與兄弟之事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爾何必據以為證邪又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恠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詩謂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五  
善本而其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五





所藏書